



老底子放牛

□陈建苗

我放过牛。放牛，家乡叫看牛，看牛的人称牛信。

那一年，我十五岁，初中刚毕业，因为学制改革的原因，休学半年后到秋季才能读高中。

休学一学期干什么？我还没有考虑好，当生产队长的父亲就安排我和一位父亲当大队书记的同学一起，为生产队放牛。后来知道同村的另外一个生产队也是安排两个同班同学一起放牛。

那时，每个生产队都有两三头牛。牛是生产队的宝，耕田、耙田离不开它。每头牛都需要有人看管，大人们要下田割麦、插秧、打稻做重体力活，看牛的事，都是交给十四五岁的少年或老年人。

我看的是一头老黄牛。初次看牛，人与牛皆不熟悉，有点陌生和疏远，黄牛吃着青草，眼睛里不时流露出戒备的目光，我也是怯生生地牵着牛绳，在乡间小路上慢慢走着，人与牛，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我观察着，牛的舌头又厚又长，柔软，有韧性。牵牛花和红花草，这些野草茎蔓细长，牛长长的舌头一伸一卷，便将青草裹进了嘴里；有些野草匍匐在地上生长，牛用齐整的牙齿一点一点地啃，发出“呱吱呱吱”的声音，宽大的嘴巴所到之处，如同割草机一般，地面上仅留下断茎碎叶。趁我不注意，牛会转头去偷吃田里的麦苗，我赶紧拉紧牛绳，吼了一声，它斜着眼睛很不情愿地转过头来继续啃路上的草。我和牛都很不高兴默默地僵持着。过了一会，我将细长青嫩的野草拔起来，递送给低头啃草的黄牛，它才友善地抬头瞥了我一眼，用舌头将草卷进嘴里。

这样过了两三天，人牛皆熟，一双大而清澈的牛眼里，满是信任的目光。黄牛甩着尾巴驱赶蚊蝇，只见一只牛虻无动于衷，牢牢叮在牛的前身吸血，我拍子一挥将它拍死。慢慢地我胆子也大了起来，靠近牛试探着拍拍牛肚，摸摸牛头，碰碰牛角。三四天后，我就能踩着牛头爬到牛背上了。

农闲时，上午割草，下午放牛。早上，从封闭的牛栏里牵出黄牛，牵到河边让它饮饱一肚清水，然而拴到和牛栏相连的敞开的牛棚里，用浸湿的扫帚清扫牛的全身。黄牛温顺地配合着，一动也不动。过后，喂上半篮青草让它慢慢地咀嚼，我就手挽着齐胸高的牛草篮去割青草了。田埂里、沟渠旁、小河边，都有野草，哪些草黄牛爱吃，哪些草黄牛不爱吃，慢慢地我也心里有数了。上午一两个小时，我能割满结实的一篮青草回来。

放牛时，只能让牛在机耕路、小河边、田埂里吃着野生的草，咫尺之内，就是麦苗、油菜和秧苗，看牛的人要走在牛的前面，收短牛绳面对牛头一步不离地牵着，防止牛儿吃到庄稼。

江南六月，天气时

晴时雨。即便是下雨天，也要去放牛。我随身携带塑料雨衣，在田埂上看牛。晴朗的天空，飘着几朵白云，远处苍翠的山峦连绵起伏，近处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，只见几只白鹭在沟渠边时儿低头寻觅，时儿伸头眺望，牛儿在悠闲地吃着草。我无忧无虑，享受着这宁静的时光。过了一会，头上飘过一块乌云，忽然下起雨来，俗话说：“雷阵雨隔田塍。”田塍西边下着雨，东边却没有下雨。下了几分钟，雨就停了，我看看黄牛，牛背左侧淋湿了，右侧还是干的，真是“夏雨分牛背”。顷刻间，西边的天空升起了一道彩虹。

陌生的牛要打架。一个生产队的牛，因为生活在一起，彼此有了感情，一般是不会打架的。但牛也见不得陌生的。有一次，我在邻村的机耕路上放牛，碰到邻村的牛信也牵着一头黄牛，这头黄牛个子高大，体格健硕，两只铜铃似的大眼炯炯有神，一对粗壮的牛角顶在头上，显得威风凛凛。它和我的牛在它的地盘上相遇，更是欺生，做出一些挑衅的行为。我的牛虽说年老一些，但也没有示弱，一来一去，就干了起来。经过两三个回合，我发现，似乎对方的牛用的是蛮力，而我的牛用的是巧力，双方势均力敌。当时我想如果实力相当的牛真的交锋，场面会很惨烈，牛打起架来是很凶的，弄不好会打得鼻青脸肿，流血跛腿。我怕场面不可收拾，赶紧招呼对方，将各自的牛用力朝相反的方向牵引，以避免两头牛肢体接触。好不容易将牛牵开，我满脸通红喘了一口气，只见黄牛也大口喘气，两眼红红的，一副委屈和愤怒的样子。我抚摸着牛头，以示安慰。

渐渐地，田畈里可割的野草越来越少了。有一个邻队放牛的高个子同学告诉我，江对岸的生产队有山地，那里的田塍里还有很多野草。听他这么说，我们就约上另外两位同学一起去割草。走到江边，看到宽阔的江面波光粼粼，一艘农用船停靠着，而此地离两侧的桥梁还很远，绕到对岸有两三里路，四个人商量后，还是渡船过江，“高个子”自告奋勇地拿起船上的竹竿一篙一篙地将船撑到了对岸。

我们上岸后，看到这里的野草确实茂盛，大家各自分头割了起来。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都挽着满满的一篮牛草回到了上岸的地方。这时才发现，“高个子”没有来，靠岸的农船不见了。正当疑惑之际，我抬头发现：农船又返回到江对岸了，“高个子”拿着撑杆坐在船上。我们喊他把农船撑过来，接我们回去。他却举着空的牛草篮说，船撑过去可以，但须把我们三个人割的草分给他。我们三人面面相觑，哭笑不得，无奈之下，异口同声地答应了他的要求。至今我也没有弄明白，我们三人埋头割草的时候，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。

从此以后，我们四人经常集体行动，有

时结伴去三四里远的山上放牛。那里青草茂密，离庄稼地远，我们将牛绳缠绕在牛角上，任由牛儿自由自在地吃草。这时我们可以坐着或躺在草地上，一人一牛一片天，牛是你的，天空是你的，时间也是你的；没有忧愁，也没有烦恼；只关心牛在不在，牛有没有吃饱。有时候四个牛信会聚在一起聊聊天南海北，打打扑克游戏，也会采摘山上的野果尝尝。

太阳下山牧归时，我们各自骑在牛背上，一手牵着牛绳，一手举着竹鞭，既显悠然自得，又有点耀武扬威。四头牛列队行进在回家的道路上，我的牛领头走在前面，经过镇上一条老街，牛蹄踩在街面的石板上，发出了响亮而有节奏的声音。老街住着一位靓丽的女同学，和几位高中毕业不久的大姐姐在屋檐下的台阶上坐着编麦秆凉帽。女同学远远的见我们过去，在我们的队伍还未到达前，就羞涩地扭头躲进了自己的家里，几位大姐姐微笑着看着我们经过，只听到有一位大姐姐笑着说了几声英语 classmate（同班同学）。其实，初中毕业以后，同学们各奔前程，几个月不见，男女同学以这样的场景相遇，三个男同学也觉得不好意思了。

农忙时，黄牛每天要耕田或者耙田，十分辛苦。为了让黄牛有力气干活，我不断去寻找干净和嫩绿的青草。趁耕田休息片刻，我挽着草篮去喂牛，还带去了一个刚在自家院子里摘的长长的青南瓜。牛吃着南瓜，我揉揉牛肩，见牛颈部位磨起了一层皮，心疼起来。它每天吃苦耐劳，辛勤耕耘，却没有一丝怨言。好在，父亲耕田和耙田用的就是这头牛，很爱惜它，从供销社买来凭票的黄酒每天灌给黄牛喝，犁田时牛走得慢了，也不会去抽它，只是挥着竹梢装样子，“嘘嘘”的吆喝几声。实在累了，让它休息一会儿。

一晃，我就要读高中了，放牛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。

一个月后的星期天，我在自家的自留地里掰了几颗玉米，然后走向生产队晒场一角的牛棚，正在低头吃草的黄牛，似乎有灵感，远远地就抬起头，一直看着我。我知道，它不会忘记我。我赶紧走过去，它眼巴巴地凝视着接近我，先不吃我递送过去的玉米，却用头依偎在我身上。我摸了摸它的头，不知道是一股什么滋味一下子涌上了我的心头……

放牛的时光仿佛就在昨天。有人说，小时候放过牛的，一定会感到很幸福。牛是儿时的同伴，放牛的日子，让我与大自然亲密接触，享受了简单和快乐。放牛的体验在于人和自然和谐相处，同时也学到老黄牛忠诚、勤劳、朴实和奉献的优秀品质，而这种品质和精神将会一直陪我到永远。

